



晚晴

陈仲玉 著

晚晴

陈仲玉 著

二 000 年十一月

序

王友符

怎样度过漫漫人生？特别是怎样爱惜时光，珍重夕阳？这是每一个革命者面对的重大课题。保尔柯察金说：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恩格斯说过：“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有所作为。”回想1949年秋天，我们从陇原一起参军进新疆的千余名老战友，几十年来，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，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，不少同志作出了突出的业绩。特别值得称颂的是还有一部分同志，在离退休之后，仍然辛勤奋斗，再创佳绩，成为我们珍重夕阳，老有所为的楷模。

对于陈仲玉同志，以前我们交往虽不多，但对他的事迹也略知一二。这次读了他的《晚晴》一书，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记得五十年代部队“攻文化山”的时候，全军开展“速成识字法”，他精心钻研，效果显著，教学经验在全军区推广，荣立二等功，出席了新疆军

区“文教功臣模范大会”，自治区还给她颁发了“劳动模范证书”。以后转业到兵团和地方工作，特别在离休之后，又为职工成人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，并为家乡临洮县的建设事业和史料征集也做出了积极的成绩。看了他的这些回忆文章，深感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人，仍以炽热之心，殚精竭虑，爱岗敬业，笔耕不辍，真是“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”，其精神实在值得敬佩。

近几年来，《中国老年报》、中央电视台等各种媒体，都大力宣传“发扬人生第二个春天”的精神，其基本理论是：“人在生理上只能有一个青春，但在精神世界上还可以开创第二个春天”。壮志未与年俱老，夕阳未必逊晨曦，愿我们老同志们保重身体，珍重夕阳，勤奋创业，努力营造人生的第二个春天！

我以前不曾为别人作过序文，这次应老战友之邀，盛情难却，聊以成篇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吧。

（本文作者王友符，原为新疆军区陆军四师宣教科长、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机关党委书记、《甘肃省志·新闻出版志》的主要编纂者之一、副编审）

前 言

遵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离休干部政策的规定，我于1982年8月，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。如何愉快健康又有意义地度过宝贵的“革命新阶段”，我当时写了一首短诗：“毕生仍有好时光，勤奋博得晚年畅。若无病魔促短命，新征激励志益壮。”自认之“新”是一种新的环境（即没有任何行政职责事务的负担），新的志愿（即更自觉地从事一些学术研究、写作活动），新的义务（即做些力所能及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），新的进发（即更广阔地学习求知，提高思想修养，做到正心健身，多做奉献）。作为“老干部”之称，自勉不做放弃时间的人，而得终身革命荣誉之实。为此，我便立有离休日记，将自己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所学、所想（感）、所做，及所经历和体会，随时就记下来。本书就是藉此选抄增补编辑而成，并作为继而奋进的基础。

编者

目 录

序	王友符 (1)
前言	(1)
欢送会上的留言	(1)
新的生日寄情	(4)
“责任”三记	(6)

“顾问”生涯

在振兴职工教育战线上	(10)
任“顾问”以来的深切感受	(35)
积极开展职工教育理论研究	(40)
努力开创造就人才的新局面	(44)

主编《志壮天山》

临洮人民抗敌护城迎解放	(5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难得的聚会	(62)
《倡议书》的发起	(71)
亲切的关怀 最高的激励	(76)
战友情深	(86)
致中共临洮县委的信	(94)

与战友们商榷写回忆录的信件选登	(9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志壮天山》编辑出版前后的

有关事略	(101)
主编《志壮天山》始末记	(103)

人间重晚晴

天伦之乐 阖家融融	(109)
九十不服老 过百岁为好	(121)
安度晚年·情溶社会	(127)
后记	(170)

欢送会上的留言

1982年8月24日，新疆汽改厂的厂领导、工会、组干科的同志们，为我的光荣“离休”，举行了热情的欢送会。厂领导对我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的工作成就和思想品质，作了总结性的评价。总的是评价过高。大家要我对厂里今后进一步做好工作提些意见。我不好推辞，只好声称以个人工作的角度，谈几点体会和实际见解：

一、一个职工，要热爱岗位工作。做好工作的前提，要对职业树立起事业心，这不仅是只要安心工作，能应付得了生产劳动、业务活动就算合格，而且，要有开拓创新上进的本事。这本事来自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要对有关本职工作的党的方针政策和施行的任务、措施，做深入地学习、掌握，认真贯彻执行；另一方面是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（积累资料），要确切地了解厂情，提出可能争取做到的工作意见。我多年来体验到，不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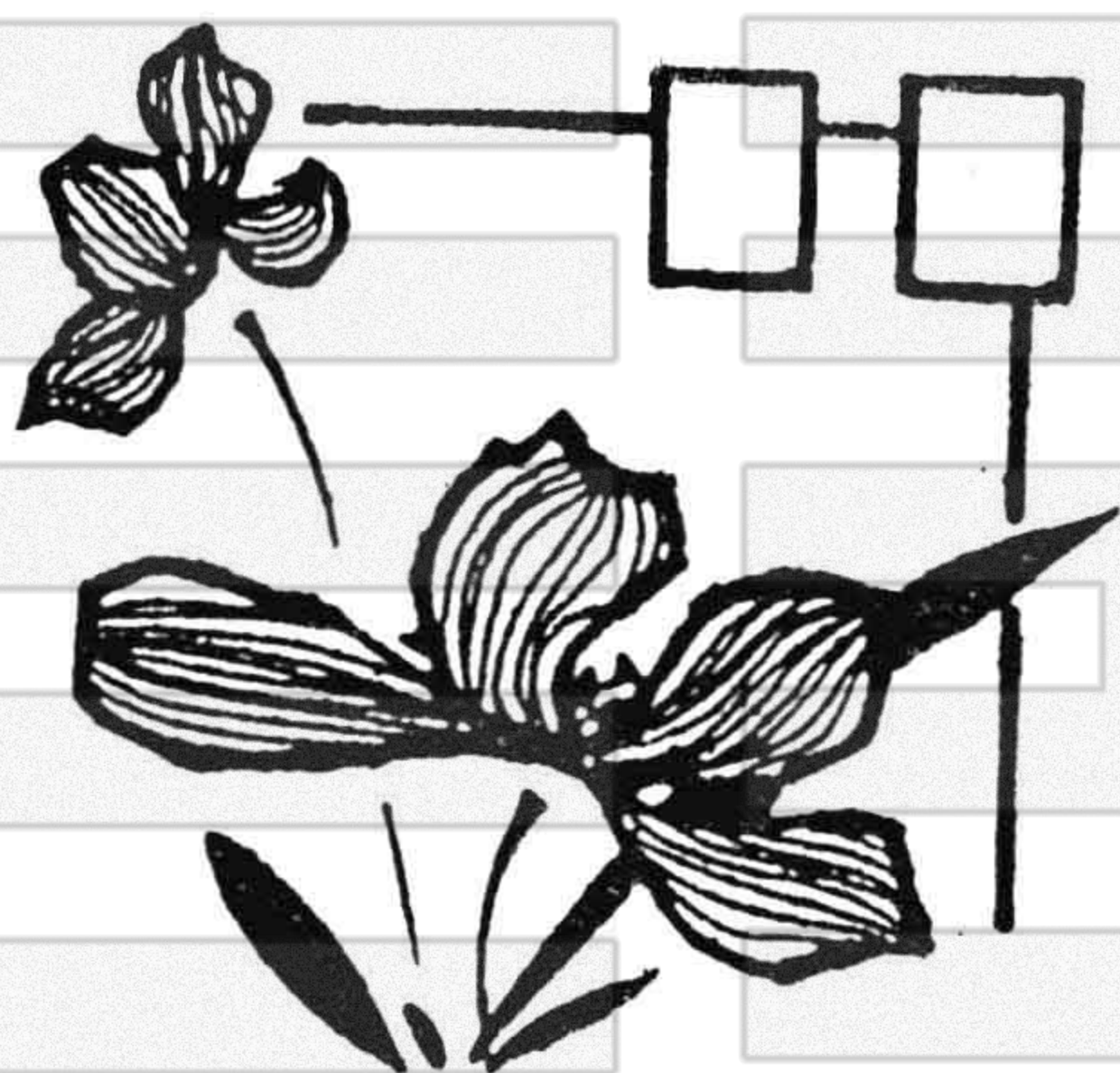
规划自己的工作力求上进，只等待上级布置；不能及时总结自己的工作，力求提高工作水平，或开拓上进的方向，按步就班的过活，也就无从谈事业心。

二、要努力做到有效地进行工作，纠正不良作风。目前，在我们各部门的工作中，磨洋工、推诿、踢皮球、撩挑子的现象不是个别的；更有个别人，嫉妒别人干多干好，因此当面应承说好，而背后拆台，胡说什么：“看人家在逞能，手伸得太长，还不是在抓权！”以上不良的作风，是我们做好工作的绊脚石，需要我们尽快清除。

三、在整体工作中，还要消除一个偏见观，我尝受了几十年，总觉得不成体统。藉此机会，主要提供厂机关和各部门单位的领导们注意纠偏。这就是有些领导通用的“能者多劳”观。

在一个部门、单位，任职的同志们，各尽其责是无可非议的，可是，由于才能的差别，有的难能着手文件、总结类的工作，怎么办呢？作为领导就给“能者”压重担子，美其言曰“团结协作”、“能者多劳”嘛！每个职工的职务工作，都是切实的自己的辛勤劳动体现的，决不是靠别人的“能

者多劳”称职的。领导上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，实际上是对无才能者的迁就或说保护也可。消除这个偏见观，从根本上说，就是任职干部要确保德才兼备的标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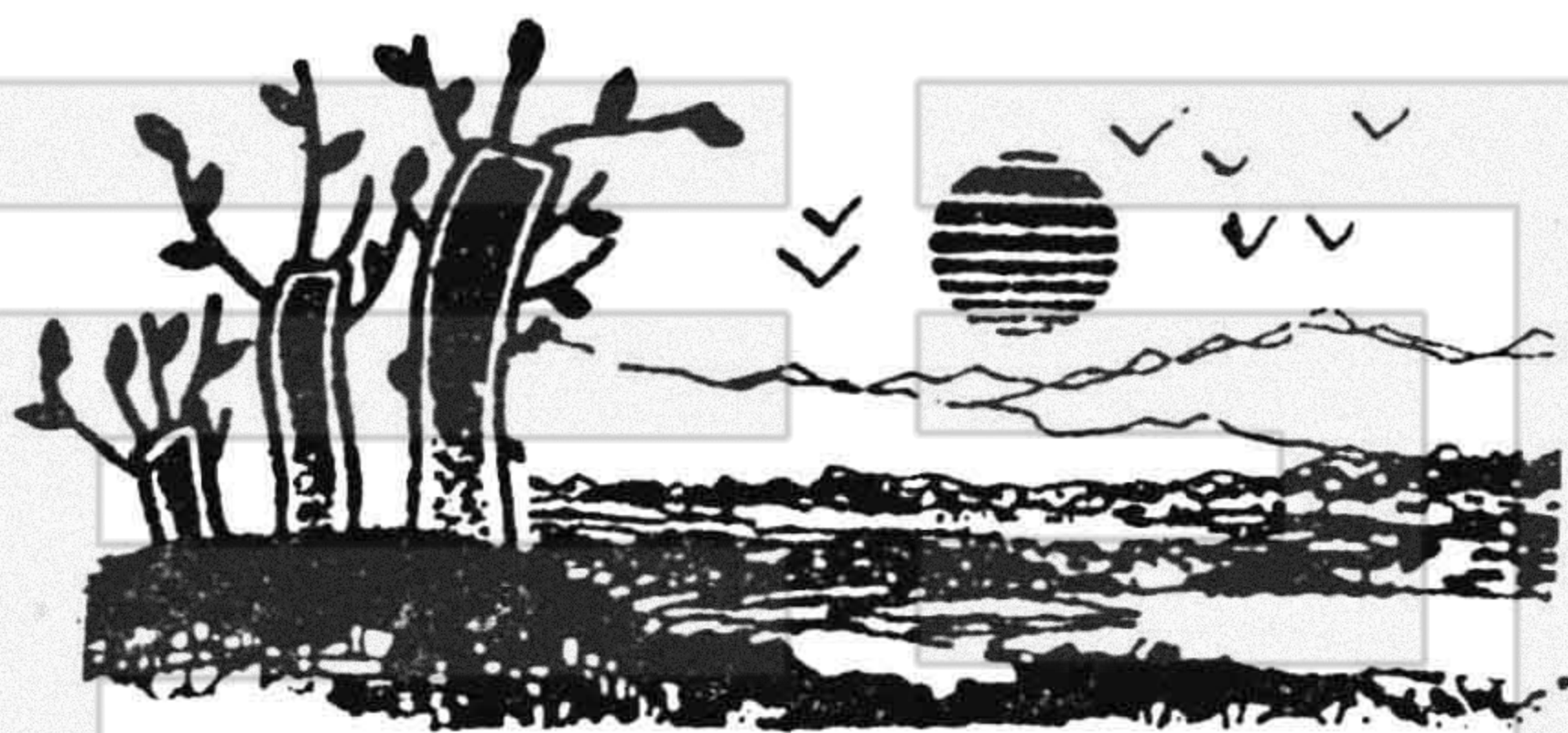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生日寄情

1949年8月17日，是我壮志参军革命征程的纪念日。在我心胸里认定为我的新生日。它标志着我的人生，将相依新中国同龄走向光明，日益进步。

“十年动乱”之前，在我工作稳定，家室安居固定之后，每隔五年，就举行一次全家人的聚会，庆祝我的新生日。它不是一般的那样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……”的祝贺内容，而是我自己主持，向儿女们讲寄情、道期望的思想交流会。内容概括起来，除了我讲参军后徒步进军新疆，开荒造田艰苦创业，屯垦戍边……的革命经历外，更多的是提出要继续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，珍视勤奋刻苦地学习，爱护所得的荣誉，为党的事业永做有贡献的人，不衰退的人；不作违纪犯法的人，在生活中要勤俭，切忌奢侈嗜好，……

1983年8月17日，是我离休后进入“第二

人生”征程的新生日，在工作方式上和实际生活上有了改变，此日此时，我的寄情更浓，写诗勉励：“自古惜离别，怨难补遗缺；晚年何爽度，才能尽苦学。”同时，也感到：一个革命老战士，在晚年期间，对荣誉和享受要始终保持一种“惭愧”感，那就是应有的品质，那才能有“丹青不知老将至”的意境。



“责任”三记

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

前几天，厂党委指定要我去厂子校考察研究，并着手子校的整顿改革工作。当时，我却有点胆却，心想已经离休了，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些“得罪人”的事，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嘛。话没说出口，身上却象生了疮似地很不自在。这鞭策我进行反省。一连几天，我对照党中央领导对离休干部的要求和希望：“老同志离休了，虽然在工作方式上和生活中有了一些改变，但共产党员的职责不能忘记……要在晚年为革命继续放出光彩。”总算认识到离休了对革命仍有“责任”，应理智地恢复战斗精神，就认真地起草了一份先作全面调查研究的工作要点，呈报厂党委审批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

厂党委批准了我的报告。当天，我赋诗一首：“离休之后莫养娇，党的恩情永记牢；莫道白发秋波露，权当幸福更勤劳。”这时，我又想起“责任”的意义来了。身不在职而受命去谋整改政事，何以尽职？在精神上应有自信心，做到谋而有开辟新局面的建议，这是“责任”。如做不到这一点，此行此事就属于虚伪的应酬之举。责任所及，怎样进行工作呢？既然首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，办法还是深入实际，深入群众，切忌偏信，明察真象，既不作“巡察大臣”，也不作“歪咀和尚”。

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

进点已一月多了，面对向厂常委呈报的四份专题调查报告（二万一千字），我再次审思这时“责任”的意义，觉得对自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因为材料中提出的建议，要涉及对“人”的变动和“事”（教导工作）的改革，这责任非同小可，它绝不只是“请君来议政”，泛泛谈论一通了事，而是要尽职谋筹整改方案，是十分严肃的事情。我慎思再再，特拟定了三条“尽职守则”：

一、必须尊重事实，态度公正，不做“和事佬”，不怕“得罪人”，不畏权势阻力。

二、对人的去留，提建议要态度明朗，特别是对以下两种领导人，应论清功过原则，秉公参谋。第一种领导人，在其位有事业心，敢干敢管，可因此“得罪人”不少，其在工作中也有差错，论民意是“不太好”。对这种领导人，应建议上级善加爱护，扶持栽培。如上言“下台”，就是鞭打好人。第二种主要领导人，身居领导座位，自己不流，也阻塞别的渠流，表象不露真面目，遇别人有过错，避嫌疑而不言，遇事难搞，畏烦重而不举，得过且过，倒是因“能稳定局面”、“平衡人际”稳坐其位。论民意倒是“好人”。对这种领导人，应建议上级就地免职，以疏通被堵塞了的渠流，如上言不恳切，就是保护了庸人，更是对“整顿”的不负责任。

三、建议对事的整顿，决不因“客观难度大”而有顾虑之心，更不因阻力有势头而持小心为妙之态。如违，那就是“老朽”，将是毕生的耻辱。

完成这次职责之后，有感写成诗句，作为纪念：

离休不作寄生虫，
娇养送终不可求。
莫道应得谁责备，
谨除自认当老朽。

（本文刊甘肃《老人》1984年第1期）



“顾问”生涯

在振兴职工教育战线上

(一)

1983年5月，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工农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侯俊政同志来我家，访问我离休后的志向。我让他看了离休后写的几篇日记后，他含笑点着头，拿出一张《聘请书》交给我。我看了后，也含笑点头地回敬说：“好啊！我真要命系职工教育事业上了。不过出任自治州工农教育委员会‘顾问’，我恐力不能胜任。”侯主任笑着说：“这能推诿吗？！”这含义双关的话，倒使我不好意思了，遂表示“去试当一下”，但要同意我的两个请求：一是我去了不过问任何行政事务，只是专心从事职工教育的研究工作；二是我去了不做领双份工资的职工，只是尽义务对了。……